

作者: 赵月斌  
东方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精彩评论

沉疴

【作者简介】▷▷

赵月斌，1972 年出生，山东滕州人。1987 年开始发表诗歌，1996 年开始发表文论、小说等。著有文学评论集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大胆运用了真实的手记与素材，不留虚构成分。  
该书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记录一位老人生命最终阶段，家族的亲情与冷漠、坚守与纠结，通过

死亡是生命最后的悲凉

读完山东作家赵月斌面世不久的长篇小说《沉疴》，我不禁想发点小感慨：这样一部独特而出色的小说，在当下，究竟会有多少人会读到它？读懂它？它是否也如那些出色作品总遭遇冷落的命运一样，会淹没于文字的汪洋大海中？

《沉疴》是一个乡村家族亲情最后终结的隐喻文本。这一切正在发生，我们“爷爷”辈的那波人，信鬼神，深受儒家礼教浸染，接受新学少，是一个乡村家族的权威，是利益的裁决者，有时也自私自利；而“我们”新一代的人，离开乡村，家族成员锐减，受过新式教育，乡村礼数淡化，当“爷爷”辈的他们慢慢死去时，家族的平衡力量被打

■ 石华鹏(作家,现任《福建文学》主编助理)

破、消失，亲情也就在利益冲突中淡化、瓦解。《沉疴》从三个方面来描述这种终结：一是塑造了一个“坏奶奶”的形象。她一辈子“都无理”，把儿子女儿当自己的“私产”，“她索取、占有、挤榨着”他们，情绪变幻无常，笃信鬼神，“爷爷”的死活要听从“姨奶奶”大神的，她搬弄是非，成为这个家族冲突的“点火索”“核心元”。二是小说详细描述了乡村传统葬礼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一些礼俗和俚语，尽管有些内容是以词条的方式呈现，但这些内容于小说不可或缺。其实今天的乡村葬礼和礼俗已经完全不同于小说描述的当年那般繁复了，简单而粗糙，礼数的丧失标志着传统家族的真正终结。三是小说花一

的爷爷来说，实在毫无意义了。感到遗憾的总是那些活着的人，奶奶、姑姑，她们会替爷爷惋惜，她们以为爷爷应该活着，应该活着看到孙媳妇，并且活下去看到孙子的孩子。可爷爷偏偏死了，七十一岁，还不算老，哪怕再活三五年！大孙子结婚了，有小孩了；二孙子成了深圳人，还找了个研究生老婆，这一连串的喜事能让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可爷爷就是没这个福分，连个好消息都没听到，就撒手去了。这一切对死者来说虽然毫无意义，却总让生者耿耿于怀。

奶奶、姑姑，她们以为爷爷应该享有这些，却被死剥夺了。她们总是说，爷爷要是不死……爷爷要是不死，会怎样？还会有这么多事吗？至少，她们不会撕破伪装，露出狰狞的面目……三年过去，亲戚又成了亲戚。前些天，我的女儿还没种花呢，姑姑们就像模像样地给她们的侄孙女“掉疙瘩”了。父亲从老家打电话来，说她们不知道我的住处，就不到城里来了，都上他那儿。父亲这么说有他的考虑，他也知道，我不欢迎他的三个妹妹。我始终没提让她们到我这里来，我不知父亲是不是等我说这句话，我始终没说让她们到这儿来，也没说带着妻子孩子回去，只是说，她们愿意去你那里就去吧。结果母亲带来



精彩书摘

爷爷去世已经三年了。三年过去，我才体会到，一个人死亡的过程其实那么漫长，他不是生命结束的那一瞬间就立刻死去了，而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死去。如今，三年过去，爷爷才算真正死了。没有人再想起他，没有人再为他悲伤。好像世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爷爷这个人，连他的名字也变得模糊不清。只有活着是真实的，活下去是人唯一的信念。爷爷死了，我们活着。像什么都没发生，像当年爷爷送走他的爷爷一样。爷爷死时，我正为高攀一个城里女孩奔走；三年过去，我已然做了父亲，女儿都半岁多了。爷爷生前没有见过他的孙媳妇。见与不见，对已经死去

【作家点评】▷▷

赵月斌以一个犀利的批评家的面貌为人所注意，实际上他的小说也写得好，且颇具风骨。《沉疴》是一部很有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的诚挚之作。他以真切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辨，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人性的斑驳图画。 ——张炜

《沉疴》在有限的篇幅中充分展示了独出机杼的创造性。作者从乡村生活的细部出发，为我们制作了一个有待索解的乡村套盒。 ——吴义勤

笔、诗集多部。曾荣获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刘勰文艺评论奖、齐鲁文化英才等多种奖项。

位的细密档案，在叙事以外，编入了当事人的真实手记，更从礼俗、方言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考据记录，使文本具备了一种自足的形式感。

定笔墨写了一位跳大神的“姨奶奶”。我的奶奶和姑姑们是崇信“姨奶奶”的，爷爷病的好转和爷爷“回天无术”的指示均来自“姨奶奶”，

《沉疴》所描述的乡村现实以及现实所穿透的人性思考和社会思考到达了一定深度，小说变得深刻起来。如果我们把阅读的眼光放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作为乡土小说的《沉疴》其实延续着由鲁迅、沈从文等人开辟的乡土叙事的精神谱系：对乡村世界爱恨交织的描述与反思。如果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对中国旧农民劣根性的揭示、沈从文先生的《丈夫》是对乡村妇人悲哀的同情的话，那么赵月斌的《沉疴》是对乡村家族亲情瓦解的暗示。

了她们给的钱，还转述了姑姑们的笑话，她们说我父母，别把这钱贪污了，一定得给她们侄孙女。我不会要这些钱，我已经妥协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疙疙瘩瘩的亲情。然而父亲接受了。父亲就是善于接受。五年前，爷爷还活着的时候，我曾这样想：

父亲恨他娘吗？他尊敬着他的母亲，他原谅着他的母亲。他的孝心并未因奶奶的不近人情而消失，他仍然做一个做儿子应当做的事，他很坦然。他不愿自己的母亲错了自己再错。他递给自己的母亲一支烟，并给她点燃……在烟点燃的一刹那，我理解了我的父亲。

五年前，我这样说。而今，我也成了父亲，虽然我不愿父亲总是委屈自己，可我也成了父亲，我成了父亲之后更理解我的父亲。有些创伤肯定是终生难愈的，即使我们的父母会，我也不能原谅。虽然受到直接伤害的并不是我，而且，伤人者也有他们不知羞耻的理由，我也要记住仇恨他们，一辈子也不言和。正因这中间有亲近的血缘关系，我才更不能宽恕他们，他们对自己的亲人都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么值得亲近？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良知和感情，甚至连父亲都恨恨地说他娘——我们的奶奶，说她们（包括那三个闺女）“根本没有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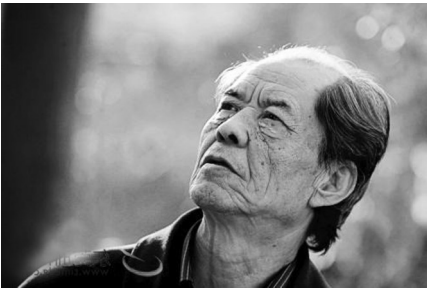
这部小说中都做出了有益且无所畏惧的探索。 ——宁肯

由一斑窺豹，赵月斌调用他的智识与才情，恰应而独特的设计方式，带我们走向生活的巨大荒芜以及生命和伦理深处。它逼近问题核心，追问死也审视生，加之多个声部的交响纠缠，从而使得《沉疴》成为一部有着丰富未尽之意和不绝回声的大书。 ——李浩



周周读

贾平凹的怀念：  
陈忠实依然在世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因病抢救无效，于4月29日7时45分在西安逝世，享年74岁。陈忠实创作的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5月1日，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撰文，怀念4月29日去世的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

“面对着陈忠实的离去，作为同辈人，作为几十年的文友，到了这个年纪和这个时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黯然神伤，什么叫无声哭泣。”贾平凹写道。

贾平凹以一句词感念陈忠实：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他是关中的正大人物，文坛的扛鼎角色。”

贾平凹写道：“正如有哲人说过，在这个宇宙里，生命是不息的，当每一个人的一世进入其中，他就活在了整体，活在了无限，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一份工作，一份情感里。当任何一个人的去世，如果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失去，是我们的一部分失去，但那仅仅是带走了一部分病毒、疼痛和恐惧，生命依然不息。更何况陈忠实有他的《白鹿原》。他依然在世间。”

老朋友的感伤：  
他的“生命”仍在延续

雷达(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界重大的损失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只比我大一岁，我们感情很深。两个月前，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已说不成话。

我是《白鹿原》的研究者，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界重大的损失。我本人非常非常难过，但令人欣慰的是，陈忠实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白鹿原》，它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绝对高度，也是本民族宏大叙事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影响力深远。《白鹿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在世界文学史上代表了中国的光荣，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他的文学成就使我感到自豪。

白烨(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生命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29日，他出血不止，被送去医院抢救，我们还祝愿能渡过难关。但才过24小时，太突然了。

我现在还不敢相信，他的音容笑貌还在耳边回放。他看起来活得不是很高寿，但是在70多年中，他的身体和心血都献给了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献给了社会和人民。虽然不是很高寿，但是他活得非常充实，非常值得。当一个人把生命和心血都投入到作品和创作中去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他的精神会随着作品继续与我们在一起。

学者赞《白鹿原》：  
不比获诺奖小说差

《白鹿原》在国内外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文学界评价很高。评论家认为，该作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含的典型形象，成功地塑造出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年轻一代性格各异、追求不同、极具时代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著名学者范曾评价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放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西方学者评价说，“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本版综合)